

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東尼東尼 四十.

我們正談著，樓梯上卻發出一陣驚天動地的聲響，我幾乎以為那可憐的樓梯終於劫運到臨了。但那分明是腳步聲混合著樓梯被重擊、搖撼時，發出的吱吱喳喳聲。是誰這樣匆忙？我們都不由自主的扭過頭去，望著門口。一張充滿怒氣的臉，如一陣風似的衝了進來。我剛看出是東尼，還沒張口，已嗅到濃烈的酒氣，感覺到了即將爆發的活火山的溫度。

三個人同時楞住了，東尼已不成成人形，在燭光中分外顯得駭人。他的眼中透露出無比的恨毒，狠狠地像是要吞噬整個宇宙。

「你們這一對狗男女！還講什麼虛情假意？我早就知道！不要臉！我要殺死你們！」連樓板都在振動，他的吼聲像破鑼一般刺耳。

我知道他醉了，忙對他解釋：「我生病了，她好心來……」

「你病了？你有什麼鬼病？你功夫好得很！你還想騙我？凱洛琳不是你搶走的？威瑪不是你搶走的？現在連貝珍你也要搶！」

對於凱洛琳我無言可辯，威瑪根本不是他的意中人，至於貝珍，我們並沒有做什麼呀！他一定又是受了什麼刺激，喝了酒，借題發揮。

貝珍這時卻鎮定地說：「東尼，你誤會了，他怎麼會喜歡我？」

東尼彷彿被刺了一下，跳得整個樓都在搖晃：「那麼！是妳喜歡他了？」

「是的！我喜歡他！」我喫了一驚！貝珍毫無懼色地面對著幾近瘋狂的東尼，彷彿是一隻佇立在餓獅面前的綿羊。

「東尼！你不是不知道，她愛的是你！」我急著解釋。

東尼似乎一點都沒有聽到我的話，他面對著勇敢而堅定的貝珍，兩隻眼球骨溜溜地在她臉上搜索。氣燄卻由盛而衰，好幾次他想發作，然而摸摸鬍子，聳聳鼻尖，又硬生生地把話吞了下去。

貝珍毫不相讓，狠狠地瞪著他，僵持了片刻。她才說：「你為什麼又去喝酒？不早点回來？」她的語氣強硬中透著溫柔，充滿感性。

東尼軟化了，他好像有千言萬語，卻偏偏找不到適當的言語來表達。頹然滑坐到地上。貝珍忙湊過去，撫慰著他，輕輕地說：「你最近老是不能控制自己！為什麼呢？可記得那次你接到電報時，忍住悲痛，還繼續和我們玩鬧？那是多麼的無私！多麼的偉大！」

東尼似乎想吐，他強忍了一會，似乎也明白了方才的失態。他慚愧的望著我，說：「朱……我……」他又觸動了心事，竟哭了起來：「我完了……」

貝珍同情地把他擁入懷中，誰都沒有說話。東尼傷心地哭了一陣子，漸漸地呼吸均勻，接著竟打起呼嚕，在貝珍懷中睡著了。

東尼又受到什麼重大的打擊呢？自我認識他以來，從來沒見他喝得這樣酩酊大醉。我猜多半是此行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，而與米朗達等鬧得不愉快。

我不相信米朗達和焦基會如此不通情理，我們的報告還沒有寫，他們憑什麼能證明任務失敗呢？除非還有其他的原因，或者發生了什麼變故。

尼奧和秀子回來了，見到東尼狼狽之狀，尼奧搖頭不語。我們一再分析，把最近發生的事猜了個遍，誰都猜不到何以東尼會這樣反常。

不一會兒，樓梯的交響曲又開始奏起，沙爾索的笑聲飄進屋來了。甘格垂著頭，被沙索和另兩位嬉皮押解進來。

「嘻嘻！甘格想躲我！我早就知道他躲在哪裡！尼奧大爺，你看，我叫你放心！對吧！我準能把他找來！」

「甘格！為什麼這幾天你不回來？」尼奧和藹地問他。

「我不知道你們回來了。」甘格神情沮喪的說。

「嘿！你們猜甘格在做什麼？絕！絕！在挑魚哩！他挑一擔，就夠咱們大夥吃一個月。今天吃新鮮的，明天吃臭的，以後吃乾的……」沙爾索笑個不停。

「你為什麼去挑魚？」尼奧大吃一驚。

「我找不到別的工作。」

「為什麼要找工作呢？」

「我要結婚呀！我起碼得養得起瑪莉露呀！」

「你急什麼？我們馬上就有錢了。」

「你在做夢！人家早就把東尼給甩開了！」

「什麼？」尼奧也沉不住氣了：「你是說東尼……」

東尼睡在貝珍的懷裡，突然唔了一聲。大家的注意力馬上集中在他身上，只見他緩緩地張開了眼睛，楞了一下，說：「誰叫我？」

「我們在談話，聽說你……」

「誰說我什麼？」東尼又恢復了活力，猛一下翻身坐起。他環視眾人，厲聲道：「正好大家都在，我要查明是誰出賣了我？」

「怎麼出賣你？」尼奧問道。

「怎麼出賣？我怎麼知道？」

「是不是合作失敗了？」

「有人告訴焦基，說我們在做毒品買賣。他怕受到連累，說可以介紹一些輕鬆的工作給我們，或者介紹去孤兒院工作！」他愈說愈氣，眼中冒出火來，最後乾脆爬了起來，把所有的憤怒都爆發出來：「誰要他救濟？沒良心的傢伙！我東尼死也不饒他！」

吼畢，他才感到頭很痛，雙手緊抱著頭，貝珍趕緊站了起來，扶著他坐下。

「東尼！冷靜點，大家先商量商量，事情不會這樣簡單！」我說。

「還不簡單？焦基籌到了錢，米朗達把店都賣給他了！合作的事已經告吹了！」

「難道焦基想獨吞？他一個人怎麼能成大事？」